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菜根譚

【原著 洪應明】

【叁】

● 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菜根谭

原著 洪应明(明)

【第三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(二)经典名篇

牧 民

——管仲

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。国多财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；仓禀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；上服度则六亲固，四维张则君令行。故省刑之要，在禁文巧；守国之度，在飭四维；训民之经，在明鬼神，祇山川，敬宗庙，恭祖旧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，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。野芜旷则民乃荒，上无量则民乃妄，文巧不禁则民乃淫，不障两原则刑乃繁。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，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，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，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（国颂）

国在四维，一维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。灭不可复错也。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故不逾节则上位安，不自进则民无巧诈，不蔽恶则行自全，不从枉则邪事不生。（四维）

政之所行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能佚乐之，则民为之忧劳；能富贵之，则民为之贫贱；能存安之，则民为之危坠；能生育之，则民为之灭绝。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，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故刑罚繁而意不恐，则令不行矣；杀戮众而心不服，则上位危矣。故从其四欲，则远者自亲；行其四恶，则近者叛之。故知予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（四顺）

错国于不倾之地。积于不涸（音和 hé）之仓。藏于不竭之府。下令于流水之源。使民于不争之官。明必死之路。开必得之门。不为不可成。不求不可得。不处不可久。不行不可复。

错国于不倾之地者，授有德也。积于不涸之仓者，务五谷也。藏

于不竭之府者，养桑麻育六畜也。下令于流水之源者，令顺民心也。使民于不争之官者，使各为其所长也。明必死之路者，严刑罚也。开必得之门者，信庆赏也。不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。不求不可得者，不强民以其所恶也。不处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时也。不行不可复者，不欺其民也。故授有德，则国安。务五谷，则食足。养桑麻育六畜，则民富。令顺民心，则威令行。使民各为其所长，则用备。严刑罚，则民远邪。信庆赏，则民轻难。量民力，则事无不成。不强民以其所恶，则诈伪不生。不偷取一时，则民无怨心。不欺其民，则不亲其上。（十一经）

以家为乡，乡不可为也；以乡为国，国不可为也；以国为天下，天下不可为也。以家为家，以乡为乡，以国为国，以天下为天下。毋曰不同生，远者不听；毋曰不同乡，远者不行；毋曰不同国，远者不从。如地如天，何私何亲；如月如日，唯君之节。

御民之辔，在上之所贵；道民之门，在上之所先；召民之路，在上之所好恶。故君求之则臣得之，君嗜之则臣食之，君好之则臣服之，君恶之则臣匿之。毋蔽汝恶，毋异汝度，贤者将不汝助。言室满室，言堂满堂，是谓圣王。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，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，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，故祸不萌。

天下不患无臣，患无君以使之；天下不患无财，患无人以分之。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，无私者可置以为正，审于时而察于用，而能备官者，可奉以为君也。缓者后于事，吝于财者失所亲，信小人者失士。（六亲五法）

国 颂

凡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，要十分注重四时农事，保证粮食贮备。国家财力充足，远方的人就能自动迁来；荒地开垦得好，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居乐业。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君主服用合乎法度，六亲就可以团结；礼、义、廉、耻这四维能够发扬，君令就可以贯彻。因此，减少刑罚的关键，在于禁止奢靡；巩固国家的准则，在于整饬礼、义、廉、耻；教导人民的根本办法，则在于尊敬鬼神、祭祀山川、敬重祖宗和宗亲故旧。不注重天时，财富就不能增长；不注重

地利,粮食就不会充足。田野荒芜废弃,人民就会流离失所。君主挥霍无度,人民就胡作妄为。不禁止奢靡,人民就放纵淫荡。不消除这两个根源,犯罪行为就会增加。不尊敬鬼神,小民就不会感悟;不祭祀山川,威令就不能远播;不敬重祖宗,百姓就会犯上作乱;不尊重宗亲故旧,就谈不上有孝悌。所以,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

四 维

国家有四维,缺其一维,国家就不稳定;缺其二维,国家就会出现危急;缺其三维,国家就要倾覆;缺其四维,国家就会灭亡。不稳还可以扶正,危急还可以挽救,倾覆还可以再起,灭亡了便没灵丹妙药使其复兴。四维是什么呢?一是礼,二是义,三是廉,四是耻。有礼,人们就不会越过应守的规矩;有义,就不会只图自己而不顾他人,有廉,就不会掩盖过错;有耻,就不会趋从坏人。人们都不越过所守的规矩,君主的地位就安稳;不只图自己而不顾他人,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;不掩饰过错,行为就自然端正;不趋从坏人,邪恶之事就不会发生。

四 顺

政令之所以能推行,在于顺应民心;政令之所以废弛,在于违背民心。人民怕忧劳,我要使其安乐;人民怕贫贱,我要使其富贵;人民怕危难,我要使其安定;人民怕灭绝,我要使其生养繁衍。我能使人民安乐,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;我能使人民富贵,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;我能使人民安定,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当危难;我能使人民生养繁衍,他们就不惜为我牺牲。所以,刑罚不足以使人民害怕,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。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,法令就无法推行;杀戮多而人心不服,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。因此,满足人民上面的四种愿望,疏远的自会亲近;强行人民厌恶的上面四种事情,亲近的也会叛离。所以,给予人民才能取之于民,这一原则,就是治国的法宝。

十一经

将国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,将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,将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,将政令下达在似流水那样一泻千里的水源上,将人民安置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,向人民指出犯罪是走向死亡的道路,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。不强干办不到的事。不追求得不到的利。不处不能持久的地位。不做不可再行的事情。

所谓将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,就是把政权交给有德之人。所谓将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,就是要重视粮食生产。所谓将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,就是要种植桑麻、饲养六畜。所谓将政令下达在似流水般一泻千里的源头上,就是要使政令顺乎民心。所谓将人民安置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,就是要各尽所长。所谓向人们指出犯罪是走向死亡的道路,就是刑罚严厉。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,就是奖赏信实。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,就是要度量民力。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,就是不要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。所谓不处不能持久的地位,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。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,就是不要欺骗人民。这样,把政权交给有德之人,国家就能安定。重视粮食生产,民食必然会充足。种植桑麻,饲养六畜,人民就会富裕。政令顺乎民心,威严的政令也就可以通行。人民各尽所长,用品就会齐备。严刑罚,则民远邪。信庆赏,则民轻难。量民力而行事,就可以事无不成。不强使人民干其所厌恶的事情,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。不贪图一时侥幸,人民就不会抱怨。不欺骗人民,人民就拥戴君主。

六亲五法

以管理一个家族的办法治理乡,乡是肯定不能治理好的;同样,按照乡的要求治理国家,国家是不能治好的;按照国家的要求治理天下,天下也不可能治好。应该按照家的要求治家,按照乡的要求治乡,按照国的要求治国,按照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。不要因为姓氏不同,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;不要因为不同乡,不采纳外乡人的办法;不要因为不同国,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。象天地对待万物,没有什么偏

私偏爱；象日月普照一切，才算得上君主的度量。

驾驭人民的要领，在于君主重视什么；引导人民的门路，在于君主提倡什么；号召人民走什么道路，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。君主追求的东西，臣下也想得到；君主爱吃的东西，臣下也想品尝；君主喜欢的事情，臣下也想体验；君主厌恶的事情，臣下也想规避。因此，不要掩饰你的过错，不要擅改你的法度；否则，贤者将无法帮助你。在室内讲话，要使全室的人都能听清楚；在厅堂讲话，要使满厅堂的人都能听清楚。这样开诚布公，才称得上圣明的君主。仅靠城郭沟渠，不一定能固守；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，不一定能御敌；地大物博，群众不一定就拥护。只有有道的君主，才能够防患于未然，才可能避免灾祸的发生。

不怕天下没有能臣，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；不怕天下没有财货，怕的是没有人去管理它们。所以，通晓天时的，可以任用为官长；没有私心的，可以安排其主管政事。通晓天时，善于用财，又能任用官吏的，就可以奉为君主了。处事迟钝的人，总是落后于形势；对财物吝啬的人，总是无人亲近；偏信小人的人，总是要失掉贤能的人才的。

约法三章

——汉高祖

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族，耦（音呕 ōu）语者弃市。吾与诸侯约，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余悉除去秦法。吏民皆按堵如故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兄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毋恐！且吾所以军霸上，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。

论备塞贵粟疏

——晁错

臣闻秦时北攻胡貉（音莫 mò），筑塞（音赛 sài）河上，南攻杨粤，置戍（音术 shù）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、粤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戾（音力 lì）而欲广大也，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，战则为人禽，屯则卒积死。夫胡貉之地，积阴之处也，木皮三寸，

冰厚六尺，食肉而饮酪(音涝 lào)，其人密理，鸟兽毳(音脆 cuì)毛，其性能(音耐 nài)寒。杨粤之地少阴多阳，其人疏理，鸟兽希毛，其性能暑。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，戍者死于边，输者债(音奋 fèn)于道。秦民见行，如往弃市，因以谪(音哲 zhé)发之，名曰：“谪戍”。先发吏有谪及赘(音坠 zhuì)婿、贾(音古 gǔ)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，后入间(音驴 lǚ)，取其左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畔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。故战胜夺固则有拜爵之赏。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(音鲁 lǚ)以富家室，故能使其众蒙矢石，赴汤火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亡铢两之报，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，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。陈胜行戍，至于大泽，为天下先倡(音唱 chàng)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

胡人衣食之业不着(音着 zhuó)于地，其势易以挠乱边竟。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，如飞鸟走兽于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水竭则移。以是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此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，或当燕(音烟 yān)代，或当上郡、北地、陇西，以候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；救之，少发则不足，多发，远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；罢之，则胡复入。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

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藿(音各 hù)石，布渠答，复为一城其内，城间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(音条 tiáo)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；不足，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；不足，乃募民之欲往者。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廩(音凛 lǐn)食，能自给而上。郡县之民得买其爵，以自增至卿。其亡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予之。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。塞下之民，禄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，以其半予之，县官为赎其民。如是，则邑里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。非以德上也，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。此与东方之戍卒

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徙民实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亡系虏之患，利施后世，名称圣明，其与秦之行怨民，相去远矣。

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、织而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亡捐瘠（音吉jǐ）者，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，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，而蓄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民贫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着，不地着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父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蓄积，以实仓廩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
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亡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、米、布、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以力，非可一日成也；数石（音时shí）之重，中人弗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，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，夏耘，秋获，冬藏，伐薪樵，治官府，给徭役；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，亡日休息；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，急政暴虐，赋敛不时，朝令而暮当具，有者半贾而卖，亡者取倍称（音秤chèn）之息。于是有卖田宅、鬻（音玉yù）子孙以偿责（音债zhài）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，亡农夫之苦，有仟佰之得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力过吏势，以利相倾，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，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縞（音夜稿yègǎo），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

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（音五 Wǔ）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

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；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（音谢 xiè）。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赋可损，所谓损有余，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。今令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，复卒三人；车骑者，天下武备也，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：“有石城十仞，汤池百步，带甲百万而亡粟，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，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，令民入粟受爵，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复一人耳。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，上之所擅，出于口而亡穷；粟者，民之所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，使天下人人入粟于边以受爵、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
轮台罪己诏

——汉武帝

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，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。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。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，虽胜，降其王，以辽远乏食，道死者尚数千人，况益西乎！曩（音囊 nāng）者朕之不明，以军候弘上书，言“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，驰言‘秦人，我犂（音乞 qǐ）若马。’”又，汉使者久留不还，故兴遣贰师将军，欲以为使者威重也。古者卿、大夫与谋，参以蓍（音诗 shī）、龟、不吉不行。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、御史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郎、为文学者，乃至郡、属国都尉等，皆以“虏自缚其马，不祥甚哉！”或以为“欲以见（音现 xiàn）强，夫不足者视人有余”。公车方士、太史、治星、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“吉，匈奴必破，时不可再得也。”又曰：“北伐行将（音匠 jiàng），于隃（音甫 yú）山必克。卦，诸将贰师最吉”。故朕亲发贰师下隃山，诏之必毋深入。今计谋、卦封兆皆反缪（音谬 miù）重合侯得虏候者，乃言“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”。匈奴常言“汉极大，然不耐饥渴，失一

狼，走千羊”。乃者貳师败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又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优民也，朕不忍闻！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明封侯之赏以报忿，此五伯（音霸 bà）所弗为也。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，问以所闻，岂得行其计乎！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、毋乏武备而已。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，与计对。

盐铁论本义

——桓宽

惟始元六年，有诏书使丞相、御史与所举贤良、文学语。问民间所疾苦。文学对曰：“窃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毋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今郡国有盐铁、酒榷（音确 què）、均输，与民争利。散敦厚之朴，成贪鄙之化。是以百姓就本者寡，趋末者众。夫文繁则质衰，末盛则本亏。末修则民淫，本修则民慤（音确 què）。民慤则财用足，民侈则饥寒生。愿罢盐铁、酒榷、均输，所以进本退末，广利农业，便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匈奴背叛不臣，数为寇暴于边鄙。备之则劳中国之士，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久患，苦为虏所系获也，故修障塞，飭烽燧，屯戍以备之。边用度不足，故兴盐铁、设酒榷、置均输。蕃货长财，以佐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，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，将何以赠之？罢之，不便也。”文学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’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。畜仁义以风之，广德行以怀之。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。故善克者不战，善战者不师，善师者不阵。修之于庙堂，而折冲旋师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于天下，恶用费哉？”

大夫曰：“匈奴桀黠（音杰侠 jié xiá），擅恣入塞，犯厉中国，杀伐郡县朔方都尉，甚悖逆不轨，宜诛讨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，哀元元之未赡，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。纵难被坚执锐，有北面复匈奴之志，又欲罢盐铁、均输，扰边用，损武略，无忧边之心，于其义未便也。”

文学曰：“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。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

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’今废道德而任兵革，兴师而伐之，屯戍而奋之，暴兵露师以支久长，转输粮食无已，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，百姓劳苦于内。立盐铁，始张利官以给之，非长策也。故以罢之为便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。市朝以一其求，致士民，聚万货，农商工师各得所欲，交易而退。《易》曰：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”故工不出，则农用乏；商不出，则宝货绝。农用乏，则谷不殖；宝货绝，则财用匮。故盐铁、均输，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。罢之，不便也。”

文学曰：“夫导民以德，则民归厚；示民以利，则民俗薄。俗薄则背义而趋利，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。《老子》曰：‘贫国若有余。’非多财也，嗜欲众而民躁也。是以王者崇本退末，以礼义防民欲，实菽粟。货财（于）市，商不通无用之物，工不作无用之器。故商所以通郁滞，工所以备器械，非治国之本务也。”

大夫曰：《管子》云：‘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，器械不备也。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，商工不备也。’陇、蜀之丹漆旄羽，荆扬之皮革骨象，江南之畷（音南 nán）梓竹箭，燕、齐之鱼盐旃（音沾 zhān）裘，兖、豫之漆丝繡（音赤住 chìzhù），养生送终之具也。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，服牛驾马，以达陵陆；致远穷深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。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，开均输以足民财；盐铁均输，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，罢之，不便也。”

文学曰：“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，工商盛而本业荒也。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，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。故川源不能实漏卮，山海不能赡溪壑。是以盘庚萃居，舜藏黄金，高帝禁商贾（音古 gǔ）不得仕宦，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。排困市井，防塞利门，而民犹为非也，况上之为利乎？传曰：‘诸侯好利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士贪，士贪则庶人盗。’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，往来烦难，物多苦恶，或不偿其费。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，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均输。开委府于京，以笼货物，贱即买，贵则卖。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贸利，故曰平准。平准则民不失职，均输则民齐劳逸。故平准、均输，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，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。”

文学曰：“古者之赋税于民也，困其所工，不求所拙。农人纳其获，女工效其功。今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。间者，郡国或令民作布絮，吏恣留难，与之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独齐、阿这缣，蜀汉之布也，亦民间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，农民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。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，则万物并收。万物并收，则物腾跃。腾跃，则商贾侔利。自市，则吏容奸，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，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，未见准之平地。盖古之均输，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。”

请均田息争疏

——李安世

臣闻量地画野，经国大式；邑地相参，致治之本。井税之兴，其来日允；田菜之数，制之以限。盖欲使土不旷功，民罔游力。雄擅之家，不独膏腴之美；单陋之夫，亦有顷亩之分。所以恤彼贫微，抑兹贪欲，同富约之不均，一齐民于编户。窃见州郡之民，或因年俭流移，弃卖田宅，漂居异乡，事涉数世。三长既立，始返旧墟，庐井荒毁，桑榆改植。事已历远，易生假冒。强宗豪族，肆其侵凌，远认魏晋之家，近引亲旧之验。又年载稍久，乡老所惑，群证虽多，莫可取据。各附亲知，互有长短，两证徒具，听者犹疑，争讼迁延，连纪不判，良畴委而不开，柔桑枯而不采，侥幸之徒兴，繁多之狱诈。欲令家丰岁储，人给资用，其可得乎！愚谓今虽桑井难复，宜更均量，审其径术，令分艺有准，力业相称，细民获资生之利，豪右靡余地之盈。则无私之泽，乃播均兆庶；如阜如山，可有积于比户矣。又所争之田，宜限年断，事久难明，悉属今主。然后虚妄之民，绝望于覬觎（音记于 yìyú）；守分之士，永免于凌夺矣。

陈时政疏

——马周

臣历观前代，自夏殷及汉氏之有天下，传祚相继，多者八百余年，少者犹四五百年，皆为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心，岂无僻王，赖前哲以免。自魏、晋以还，降及周、隋，多者不过六十年，少者才二三十年而

亡。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，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，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。

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。固当思隆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广施德化，使恩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，岂欲但令政教无失，以持当年而已。然自古明王圣主，虽因人设教，宽猛随时，而大要唯以节俭于身、恩加于人二者是务。故其下爱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。

今百姓承丧乱之后，比于随时才十分之一。而供官徭役，道路相继，兄去弟还，首尾不绝。远者往来五、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无休时。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，而有司作既不废，自然须人，徒行文书，役之如故。臣每访问，四、五年来，百姓颇有嗟怨之言，以为陛下不存养之。

昔唐尧茅茨土阶，夏禹恶衣菲食，如此之事，臣知不可复行于今。汉文帝惜百金之费，辍露台之役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。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，特诏除之，所以百姓安乐。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，而承文景遗德，故人心不动。向使高祖之后，既有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于时代差近，事迹可见。

今京师及益州诸处，营造供奉器物，并诸王妃主服饰，议者皆不以为俭。臣闻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；作法于理，其弊犹乱。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。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犹如此。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之后，固圣虑所当忧也。

臣寻往代以来之事，但有黎庶怨叛、聚为盗贼，其国无不即灭，人主虽改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，当修于可修之时，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，则无益者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，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，而皆不知其身之失。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，而幽、厉亦笑殷纣之灭；隋炀帝大业之初，又笑齐、魏之失国。今之视炀帝，亦犹炀帝之视齐、魏也。故京房谓汉元帝云：“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古。”此言不可不诫也。

往者贞观之初，率土荒俭，一匹绢才得一斗米，而天下帖然。百姓知陛下甚爱怜之，故人人自安，曾无谤訾（音独 dú）。自五、六年来，频岁丰稔，一匹绢得粟十余石，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，咸有

怨言。又今所营为者，颇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唯在百姓苦乐。且以近事验之，隋家贮洛口仓，而李密因之；东都积布帛，而世充据之；西京府库，亦为国家之用，至今未尽。向使洛口、东都无粟帛，则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。但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，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，岂人劳而强敛之，更以资寇，积之无益也。然俭以息人，贞观之初，陛下已躬为之，故今行之不难也。为之一日，则天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，倘中国被水旱之灾，边方有风尘之患，狂狡因之以窃发，则有不可测之事，非徒圣躬吁（音干 gàn）食晏寝而已。古语云：“动人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”。以陛下之明，诚欲励精为政，不烦远采上古之术，但及贞观之初，则天下幸甚。

昔贾谊为汉文帝云可恸哭及长叹息者，言当韩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时，使文帝即天子位，必不能安。又言赖诸王年少，傅相制之，长大之后，必生祸乱。历代以来，皆以谊言为是。臣窃观今诸将功臣，陛下所与定天下者，皆仰禀成规，备鹰犬之用，无威略振主如韩、彭之难驾驭者。而诸王年并幼少，纵其长大，当陛下之日，必无他心。然即万代之后，不可不虑。自汉、晋以来，乱天下者，何尝不是诸王？皆为树置失宜，不预为节制，以至于灭亡。人主熟知其然，但溺于私爱，故使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。

今天下百姓极少，诸王甚多，宠遇之恩，有过厚者，臣之愚虑，不唯虑其恃恩骄矜也。昔魏武帝宠陈思，及文帝即位，防守禁闭，有同狱囚。以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。此则武帝宠陈思，适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何患不富贵，身食大国，封户不少，好衣美食之外，更何所须，而每年加别优赐，曾无纪极。俚语曰：“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”，言自然也。今大圣创业，岂唯处置见在子弟而已，当制长久之法，使万代遵行。

临天下者，以人为本。欲令百姓安乐，唯在刺史、县令。县令既众，不能皆贤。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则合境苏息。天下刺史悉称圣意，则陛下端拱高廊之上，百姓不虑不安。自古郡守县令，皆妙选贤德，欲有擢升宰相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从二千石人为宰相。今朝廷独重内官，县令、刺史，颇轻其选。刺史多是武夫勋人，或京官不称职，方始

外出。而折冲果毅之内，身材强者，先入为中郎将，其次始补州任。边远之处，用人更轻，其材堪宰位，以德行见称擢者，十不能一，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

示人以法不若以意

田子与隰子登台南望不言，而隰子知其意在于伐宋。齐威公谋于台而口吃，而役人知其意在于伐莒。曹公下“鸡肋”之令，而杨修知其意在于退师。上之人举目摇足，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。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示人。其意在是，其法不在是，则不令而自行；其法在是，其意不在是，则虽令而不从。

汉文帝诏书数下，岁劝民耕殖，而野不加辟。至于示敦朴以为天下先，而富庶之风自还。意之所重，无待于法也。唐德宗即位，用杨炎议，作两税法。新旧色目，一切罢之。未几，刻剥之令，纷然继出。法虽备具，意常诛求也。人主无不泄之意，而密意常在于所向之（外）[中]。天下之人伏其外而窥其中，以其泄而得其密。是故背人主之所令，以阴合其所向，天下之情甚易晓也。

子之养亲也，脍炙以为羞，礼也。蛙蛤以为进，非礼也。父告子以所膳，必曰脍炙，而不曰蛙蛤也。然退而察其亲，则蛙蛤之为嗜。为子者何惮而不进之以蛙蛤哉！夫父曰脍炙，而子曰蛙蛤。曷为不（以其所命而以其所不命耶）[以其所不命而易其所命耶]？盖其所命者饰也，其所不命者真也。

齐威公谋于台而口吃，人知其伐莒；揖朝而逊，人知其释卫。任官之道，示之以法，不若示之以意。其法是也，其意非也，虽重而亦轻；其意是也，其法非也，虽轻而亦重。且学士之任，未为崇贵也，唐太宗一贵尚之，而天下之人歆艳素美，往往指为登瀛洲者，非重其官也，重其意也。师儒之官，学者之指南也。鱼朝恩一升讲座，而缙绅名流耻与之列，往往以横经讲道为鄙。非轻其官，轻其意也。

荀子曰：“人主之患，不在乎不言用贤，而在乎诚必用贤。夫言用贤者，口也；却贤者，行也。口行相反，而欲贤者之至，不亦难乎！”

法令之行当自近始

苏文忠公厉法禁之说，曰：“圣人之制刑，知天下之畏乎刑也。是故施其所畏者。自上而下，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，不终朝而罢随之。是以下之为不善者，知其无有不罚也。”至哉斯言！“夫子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，此乃自古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。舜诛四凶而天下服，何也？此四族者，天下之大族也。夫惟圣人能击天下之大族，以服小民之心。故其刑至于措而不用。周之衰也，商鞅、韩非肆刑酷法以督责天下。然其所为得者，用法始于贵戚大臣，而后及于疏贱。故能以其国霸。由此观之，商鞅、韩非之刑，非舜之刑；而所以用刑者，亦舜之术也。”

商鞅欲变法，而不赦公孙贾之贵幸。赵武灵王欲行胡服，而不恤公子成之异议。赵奢欲收租税，虽平原君之贵，杀其用事者九人。

方今驭吏之难，莫难于赃吏。盖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。而未尝得所以禁之之方。宽以养其廉，则尝徇上之宽而不知畏。绳之以法，则虑其怨而不服。抑将何以处也？愚以为用宽不如用度，用法不若先服其心。天下心服而后法可尽行，赃可尽禁也。夫何故？天下之所以服者，常生于不偏；而其不服也，常起于不平。

《孟子》曰：“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”己不正而正诸人，父不能以行其子，况正天下而不出于正者，谁也？岂非朝廷之大吏耶？大吏而不正，不正而法不行矣。至于举法以禁小吏，宜其怒而不服矣。昔陆宣公之秉政，至于蕃镇之靴鞭亦确不受。虽德宗喻之而不奉诏。以为靴鞭之一弊，必至于金玉。则今之大吏省卒徒自给者，恬不知禁；而箱篚之大于靴鞭者，亦熟视而不问。此何理哉！大吏不正而责小吏，法略于上而详于下，天下之不服，固也。

大体立则不恤小弊

合抱之木，不能无数寸之朽；径寸之珠，不能无微瑕之嫌。良法之在天下，吾固知其不能无小弊也。惟其大体既正，则小弊有所不足虑矣。是故夏（道）[人]尊命，商人尊神，周人尊礼，而当时不文之弊，三代卒不以是而废其所尊，夏政尚忠，商政尚质，周政尚文，而当时以